



2025年5月20日，东山岛，风清气朗。谷文昌纪念馆来了两位特殊访客，访客为父子俩，父亲是位布依族画家，专程从贵州乘飞机到福州，带着在福州大学念研究生的儿子一道来到东山。父子俩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后，拾级而上，来到谷文昌塑像前，深深鞠了个躬，然后献上一束鲜花。

这位画家名叫刘兴彪，这次东山之行，是为了实现多年来的心愿。

## 一段难以忘怀的过往

1996年12月26日，《闽南日报》刊登了一篇通讯，记者饱含深情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。

那年夏天，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来自贵州省平坝县的布依族学生刘兴彪，把一幅《慈祥的母亲》油画邮寄给漳州的一位老大娘。这位大学生为何要给老大娘寄上这幅画呢？

大娘是漳州一位已故地专级干部的遗孀，离休已几十年了。一天，她在家翻阅报纸，看到一篇《清苦不减求学志——福建师大几位特困生纪实》的通讯报道，文章记述了6位特困生的，因为家里穷，没办法提供他们上学的学费和生活费，每餐仅4角饭钱、一小碟青菜。

大娘看了报道，一阵阵心酸，情不自禁地忆起了60年前她在河南省济源县念幼师时的一段经历：那时，北方寒冬大雪纷飞，她衣穿不暖、饭吃不饱，饥寒交迫，清贫度日。当时她曾接受过族叔每月一串钱的资助，也曾接受过同班同学赠送的旧棉衣、旧鞋袜。午饭时，靠着伙房叔叔阿姨给她的一碗热面汤，咽下自带的糠团糊。“解放前，我家很穷，哥哥和妹妹都没机会念书，十几岁就去扫煤渣、拾柴秆。我因右手残疾，不能劳动，死活争着要念书。为了当一名女教员，我可怜的爹爹春节前后都要出门去当乞丐，求点钱物给我上学用。几十年的‘伤疤’早就不痛了，看了报道又触动我的隐痛。我真同情这些清贫学生，我要倾尽微薄之力帮助他们。”老大娘饱含深情地说。

这年3月，这位老大娘把自己省吃俭用节省的1000元，寄给写那篇报道的记者，请他转给福建师范大学6位特困国学生，并从4月份开始，每月寄300元补贴这6位特困生的伙食费。

当记者得知这位老大娘的真实姓名和住址登门拜访时，发现她家住的房子，是当年龙溪地委分给他们住的旧房，一直没有装修，家具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。大娘穿的还是当年“解放牌”衣裤。原先她每天买一瓶牛奶，为了资助特困生，最后把牛奶也停了，一日三餐粗茶淡饭。她说，现在这样的生活已经很好很满足了。

在这篇通讯的最后，记者写道：“请原谅，读到这里，你们还不知道这位年过七旬、德高望重的老大娘叫什么名字，因为我向她作了‘必须保密’的承诺。”

当我看到记者写的这篇通讯时，脑海里闪现出一位熟悉的慈祥母亲形象。我联系了这位记者，证实了我的猜测，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慈祥母亲正是谷文昌的妻子史英萍。

我登门拜访了史英萍，当我提起她帮助6位贫困大学生这件事时，老人平静地说：“这事不要张扬，要是老谷

# 心愿

□ 吴玉辉



在，也会支持我这样做的。”

多么干净的思想，多么朴实的老人呀！我把这段感人的故事写进报告文学《谷文昌》里。然而，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。

## 一沓充满温度的书信

时光荏苒，我退休之后，担任谷文昌干部学院特约研究员，受谷文昌干部学院和谷文昌纪念馆的委托，向谷文昌子女征集那幅油画，谷文昌的二女儿谷哲芬带着深深的遗憾告诉我，几经搬家，那幅油画不知收到哪里了。

2024年金秋的一天，我在和谷文昌的小儿子谷豫东座谈时，得知他还保存着史英萍留下的一沓当年贫困学生寄来的书信，我当即提出想阅读这些书信，谷豫东马上应允了。

我接到谷豫东送来的书信，如获至宝。我数了数，有31封，里面还夹着几张史英萍当年和贫困学生的合影，其中，有一张是史英萍正在给贫困学生写信的珍贵照片。

我发现许多信封上写着“史淑芸奶奶收”，我感到困惑，史英萍怎么变成史淑芸呢？我拨通了谷哲芬的电话，谷哲芬告诉我：“史淑芸是母亲的小名，当受资助的学生询问母亲姓名时，母亲为了不张扬，就给了我史淑芸这个名字。在漳州，谁也不会想到史淑芸就是史英萍，更不会把史淑芸和父亲谷文昌联系起来。”我明白了老人当年的良苦用心。

在一封福建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处写给史英萍的信中，我发现了史英萍资助福建师范大学贫困大学生的名单，她前后共资助了12位学生，分别来自美术系、音乐系、中文系、经济法律学院、外语系、历史系、数学系、化学系，时间跨度从1996年到1999年。我了解到，史英萍还先后资助了中央美术学院、福建林学院、厦门鹭江大学、龙溪师范学院的贫困学生。随着国家对贫困学生帮扶力度的加强和学生自立能力的提高，史英萍的捐助行动才告一段落。

我仔细阅读着每一封书信，一行行炙热的话语映入我的眼帘。

“史奶奶，您的来信和钱我都已收到，刚好是晚上，宿舍静悄悄的，我认真地阅读着您的来信，虽然是朴实的语言，但每一个字都让我激动万分，您有着一颗永恒的爱心……”

“史淑芸奶奶，您对我的慷慨资助，不仅在生活上补给了我，更激励了我对学业的信心和好学的决心。”

“史奶奶，您的教诲，我会永远记不住的。我已努力去放下一切包袱，安

安心心刻苦学习，多学些真正的东西，多做些有实际意义的事，争取成为一个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人民有用的建设者。”

最让我触动的是9封刘兴彪当年写给史奶奶的信，写信的时间集中在1996年、1997年。从信中可以深切感受到，这位布依族学生得到史奶奶无微不至的关怀，刘兴彪对史奶奶充满感恩之心。

我萌生了一个想法，寻找刘兴彪。

## 一次机缘巧合的寻觅

福建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，我通过老师同学打听刘兴彪的去向，但刘兴彪已于1998年毕业，回到贵州多年，茫茫人海，难以寻觅。正当我为此事着急的时候，朋友的一句话点拨了我：“有困难，找组织呀！”

我联系了福建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陈晓红，陈晓红说：“学校很重视校友工作，保存着历届毕业生的名单。我们可以通过当年美术系留校老师找到刘兴彪同学，让他再画一幅《慈祥的母亲》。我想，这既是我们的心愿，也是刘兴彪同学的心愿。”陈晓红一番话让我既欣喜又感动。

很快，我接到陈晓红的电话，陈晓红告诉我，巧得很，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（原美术系）王裕亮教授是刘兴彪的同学，王教授已经和贵州的刘兴彪联系上，刘兴彪正乘飞机赶来福州。

2025年5月20日，刘兴彪带着儿子奔赴东山岛。于是，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。

在东山，谷文昌干部学院画室，我见到了刘兴彪，当然，没有忘记带上当年他和史英萍的合影和写给史英萍的9封亲笔信。

刘兴彪中等个子，话语不多，比我想象的年轻。他看了老照片，阅读自己在29年前写的信，往事历历在目。他热泪盈眶，回忆起当年求学长安山的情景。

1994年，中专毕业的刘兴彪因成绩优异，被保送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。由于家境困难，上大学时，家里向人借了2000元钱，这是他在大学4年期间家里所能提供的全部费用。

刘兴彪提前2个月到学校补习英语。到正式开学时，只剩下700元。他利用课余和周末时间到学校附近的学生街摆地摊，靠卖家乡的蜡染服装赚点钱补充学习生活费用。

1996年，校学生工作处的老师告诉刘兴彪，有位热心的老大娘想帮助他。从这时候开始，刘兴彪每月得到80元的资助，这对困窘中的刘兴彪可是雪中送炭呀！

在学生工作处的安排下，刘兴彪和其他几位被资助的同学见到了这位和蔼可亲的大娘。刘兴彪向大娘要了通信地址，并打听到大娘的名字叫“史淑芸”，从此，开始频繁的“两地书”。刘兴彪把大娘的关心鼓励化作发奋学习的动力，1997年，他的油画专业成绩95分，名列全班第一。

刘兴彪告诉我：“我当年寄给大娘的那幅油画，画的并不是她本人。”

我有些讶异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刘兴彪充满感慨：“由于当时还是学生，加上时间仓促，就将一幅临摹母亲名画的习作送给大娘，表达敬仰之心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我才得知这位热心而谦和的大娘原来是谷文昌的夫人。为这位慈祥的母亲画一幅油画，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。这次到东山，就是为了实现这一宿愿呀！”

## 一幅慈祥母亲的油画

两周以后，谷文昌干部学院画室，我见到了刘兴彪完成的油画《慈祥的母亲》，我被这幅温馨的油画吸引住了。

只见史英萍戴着一副眼镜，坐在书桌前，桌面上铺展着学生们寄来的书信。史英萍正聚精会神给贫困学生写信，眼神中带着欣慰，饱含着深深的牵挂和殷切期望。桌上的台灯透着橘红色的光，暖暖的，映照史英萍慈祥的脸庞。

这灯光，仿佛是燃烧的蜡炬，照进莘莘学子的心田。

我凝视着《慈祥的母亲》油画，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。

史英萍和谷文昌一个来自王屋山，一个来自太行山。两人参加长江支队，一路南下来到福建。不论在东山岛、在福州、在宁化，还是在漳州，史英萍总是默默的支持着谷文昌，历尽艰辛无怨无悔。

1952年，史英萍的工资为行政18级，以后历次调资，史英萍都听从谷文昌意见，带头放弃，直到1984年，才按政策调为行政17级，也就是说，32年才晋升一级。

1960年困难时期，史英萍和谷文昌坚持吃糠咽菜，把省下的工资、粮票捐给了贫困群众，和东山百姓一道渡过难关。

1969年，史英萍和谷文昌一起下放到宁化县永口公社红旗大队，她和谷文昌互相勉励，与红土地人民一道，改造低产田，赢来“谷满仓”。

1981年1月，谷文昌因病去世。一周后，史英萍拆掉电话，连同自行车一起交给单位，她说，公物要交还公家，这是老谷生前的交代。

我仿佛看到油画中的史英萍放下手中的笔，微笑着对我说：“要是老谷在，也会支持我这样做的。”

史英萍实现了她的心愿。生前，她教育子女传承红色家风，并身体力行帮助贫困学生完成了学业。她是一位平凡的母亲，也是一位非凡的母亲。

刘兴彪也实现了自己的心愿。他来到谷公奋斗过的东山岛，满怀感恩之心，完成《慈祥的母亲》画作。这位布依族画家动情地说：“我没别的本事，只会画画，我将继续用手中的画笔，展现谷公家风、记录难忘瞬间。”

我向读者朋友讲述的故事未完待续……

（作者系福建谷文昌干部学院特约研究员）

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壮阔画卷中，文艺并非旁观的点缀，而是觉醒的晨钟。当清溪村的擂茶香里浮沉着《山乡巨变》的倒影，当苗家银饰与足球共舞出时代的节拍，文艺正以灵魂编码的姿态，叩响乡土文明的觉醒之门。今天，从竹编匠人指尖流淌的时尚密码，到稻田剧场中拔节的诗意革命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，每一个文化符号都在被重新赋值，每一次艺术实验都在重构乡村的精神地理。文艺进场，不仅是美学的启蒙，更是文明的涅槃——它让传统与现代在乡土深处交融共生，为乡村振兴注入永不枯竭的精神原动力。

文学从来不是空中楼阁的流云，而是深扎泥土的根系。周立波蹲在清溪村的田埂上，让《山乡巨变》的字符浸润着稻花的清香；柳青在皇甫村写《创业史》，笔锋里带着黄土高原的沟壑。当作家们用指纹触摸土地的肌理，文字便成了一个时代的“青铜器”。今天，报告文学里的脱贫攻坚农户泪光闪烁，纪录片中的扶贫干部背影倔强，这些带着露珠的文字，不正是新时代最动人的史诗？

走进湘西十八洞村，我看见苗家阿妹把脱贫故事绣进山歌。歌舞剧《大地颂歌》把易地搬迁的悲欢搬上舞台，广播剧《锦绣十八洞》让电波传递着梯田的呼吸。最动人的当数那些短视频里的“新农人”，他们举着手机，把播种的汗珠拍成星辰，让收割的笑声化作春雷。文艺的放大镜，正把乡土的褶皱舒展成时代的画卷。

贵州“村超”绿茵场上的芦笙舞，是文艺最生动的注脚。当足球撞击“山门”的瞬间，苗家银饰与运动服碰撞出奇妙的火花。河南卫视的《洛神水赋》让洛神在数字波浪里重生，水下舞动的衣袍，搅碎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。这些创意不是简单的拼贴，而是用文化的火种，点燃乡土苏醒的基因。

在浙江余杭径山镇，竹编匠人正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编成时尚密码。艺术家将竹丝扣瓷工艺转化为文创IP，让老篾匠的手艺在年轻人手腕上开出潮流之花。云南大理的扎染作坊里，白族老奶奶与设计师共绘蓝图，把“青出于蓝”的智慧染进国际秀场的布料。文艺不是施舍的装饰，而是唤醒乡土价值的钥匙。

福建屏南的“粮食画”藏着动人的叙事。艺术家与村民用稻谷、玉米拼贴出《千里江山图》，滞销的粮食化作艺术品，空巢老人的皱纹里绽开笑容。湖南汝城，沙画师用光影重现“半条被子”的故事，游客在流动的沙粒中读懂红色基因。文艺工作者用行为艺术、社区剧场搭建起情感的桥梁，让乡村从“文化孤岛”变成“情感共同体”。

我看到的最动人的实验在清溪村的稻田里。返乡青年与艺术家共绘“稻田剧场”，把梵高的《向日葵》种进泥土，用无人机灯光秀演绎《归园田居》。当农具变成乐器，田野化作画布，乡村便成了永不落幕的艺术馆。这不是简单的美学启蒙，而是生产方式的诗意革命。

浙江松阳的废弃茶厂正上演着凤凰涅槃。艺术家将老茶厂改造成国际艺术驻留地，古村落的砖瓦与当代装置艺术碰撞出哲学火花。哈尼梯田的“云海剧场”里，游客在插秧声中聆听“梯田交响曲”，在劳作中领悟“天人合一”的东方智慧。文艺工作者用场景化叙事，把乡村振兴从政策文本转化为生活美学。

还有河北阜平山里娃的天籁童声登上冬奥舞台；湘西十八洞村，3D全息投影重现脱贫攻坚的壮阔史



诗。文艺的预言家们用想象力重构时空，让乡村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在光影中交织。这不是简单的记录，而是用艺术为乡村文明实验赋形。

当夜幕降临清溪村，立波书屋的灯光次第亮起，像散落的星子坠入人间。那些在灯下伏案的文艺工作者，何尝不是新时代的“地母神”？他们以笔墨为犁，在乡土深处播种文明的基因；以镜头为眼，在群山褶皱里发现美的密码。文艺进场是灵魂的赋形——当每个村庄都成为独特的文化IP，当每寸土地都生长着故事，乡村振兴便获得了最深沉的精神动力。

当立波书屋的灯火点亮乡村巨变的万家灯火时，仿佛周立波先生当年播洒在稿纸上的墨汁，如今已化作漫天星辰，照亮整个乡土中国。那些散落在山间的歌谣、沉淀在器物中的匠心、流淌在光影里的故事，正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文化潮流，冲刷着城乡之间的藩篱。

其实，文艺进场，并不是一场华丽的巡礼，而是一次深沉的赋魂。它让每片青瓦都记得住乡愁，让每条田埂都都生长出诗意，让每位乡亲都成为文化的传承者。当竹编匠人的皱纹里绽开时尚之花，当稻田剧场中的笑声化作春雷，我们终于懂得：乡村振兴的真谛，不在于推倒重建，而在于唤醒沉睡的乡土记忆、激活文化的基因密码，让这片古老的土地，在新时代的晨光中，重新焕发出生命的光华。而文艺，正是那把打开未来的钥匙，它告诉我们：最美的风景，永远在人与土地相遇的地方。

今天，站在新时代的田埂上，文艺工作者正以灵魂为笔、以情感为墨，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“山乡巨变”。这不是终章，而是序曲；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。中国式现代化少不了农业农村现代化，因为文艺进场正当时，而乡村全面振兴的星河，正等待着更多星辰的加入。

（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）



20世纪50年代，面对肆虐的风沙，谷文昌用“不治服风沙，就让风沙把我埋掉”的魄力，与东山人民一起，挽起袖筒植树，卷起裤腿犁田，拿起钢钎打石头，把荒凉的海岛打造成为天蓝海碧、沙白林绿的“东海绿洲”。习近平总书记称赞谷文昌“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”。

脚下沾多少泥土，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。

共产党人的奉献图谱里，还有与群众“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”的焦裕禄，有“退休又钻山沟沟，二十多年绿荒山，拼了老命建林场，创造资产几个亿，分文不取乐悠悠……”的杨善洲，有把“百姓的土屋和帐篷”当办公室的孔繁森等一大批优秀干部，他们脚踩大地，扎根生活，用沾满泥泞的深深足迹丈量艰苦的程度、丈量时间的厚度，在持续不停的跋涉中，读懂了民心、读懂了人生、读懂了中

国梦，一笔一画地在生命中刻下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的百姓歌。

当前，全党正在扎实有力推进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，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是加强作风建设的“必修课”。

迈入“门槛”，更要走进“心坎”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，做群众工作要将心比心，换取真心。基层和群众的小事，是构成国家、集体“大事”的“细胞”，“最后一公里”与群众贴得最近，桩桩件件关乎群众切身

利益、关乎发展质效。服务群众，最害怕的是“蜻蜓点水”“水过地皮湿”，只有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，才能听到酸甜苦辣、看到堵点痛点。党员干部要像杨善洲一样，把“官帽”装进袋子，戴上“草帽”多跨几次群众的门槛，去“田间地头”察民情，多“走街串巷”晓民意，用脚板去丈量短板，直面群众的就业难、上学难、看病难等民生问题，用辛苦去化解心苦，从“柴米油盐”间读懂万家忧乐，才能推动工作往实里做，往百姓的心坎上做，让服务群众的阳光温

暖每一个角落，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。

“政府配餐”，更要“百姓点菜”。群众工作的问题常常出在“为民做主”，群众工作的活力则来自“让民做主”。古汉语的“听”字，从“耳”从“德”，耳听有德，倾听是一种美德，更是融洽干群关系的一大窍门。干部的身子“沉下去”，基层与百姓的问题才能“浮上来”，多问需于民、问计于民，才能让发展的脉搏与人民的期待同频共振。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，哪里有人民需要，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

事，哪里就能创造业绩。基层工作要善于从群众的急难愁盼中找准发力点和突破口，向群众求智慧、让群众得实惠，真正把惠民生的事办实、暖民心的事办细、顺民意的事办好。

“放下架子”，更要“撸起袖子”。基层干部直接面对群众、直接处理各种矛盾，如果慢作为、不作为甚至乱作为，平常时期会误事，关键时刻会出事，危急时刻要坏事。“摆拍式”的假作为干部、混日子的不作为干部，不仅贻误工作，更损害党的形象。共产党的“官”，是人民的公仆，而不是

“老爷”。干事担事，是新时代干部的职责所在，也是价值所在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“老百姓的事，要实实在任干，干一件是一件，干一件成一件”。要把心思集中在“想干事”上，把胆识体现在“敢干事”上，把成果体现在“干成事”上，“拉满弓、使满力”，干好每一天、抓好每件事，把远大理想刻画在为民谋利、为民尽责、为民办事的具体实践中，在敦本务实的精神地基上，建筑服务人民的生命美学。

